

轮椅下天堑变通途

●天宝

曾经,路边一个仅仅几厘米高的马路牙子,我轮椅上的妻子试图上去,却不想连人带轮椅“人仰马翻”了。轮椅倒地了、人也跌伤了,她本来就肌肉萎缩骨骼变形又骨质疏松,这一伤她的双腿骨折了。妻子连轮椅都不能坐了,不得不卧床养伤,忍受着剧烈的疼痛。

因为一个小小的马路牙子受伤,很多人表示不可思议。一个小小的马路牙子,它怎么会给人带来伤害?然而事实就是这样,一个小小马路牙子的确让妻子受伤卧床了。我深知,疼痛的不仅是她的身体,还有更多的精神疼痛。她会沮丧地想:我太无能了,怎么就连那个马路牙子都过不去,我今后还敢出门吗?

残疾人与无障碍的话题太多太多,我妻子的情况尤为严重,她肢体一级残疾,依靠轮椅代步。也就是说,离开轮椅她将寸步难行,可是乘坐轮椅外出,她又有数不清的无奈。她遭遇过无障碍通道上锁、从几级台阶上滑落下去或者老式火车台阶上不去眼巴巴错过搭乘……

几厘米高的障碍,我们常人一举手或一抬脚的事儿,可对残障人而言,既是眼睛看得见的障碍,更是精神上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。眼见的面前障碍一个又一个地堆积,久而久之在精神上会形成越来越多的障碍之“山”,造成更多的“天堑”。面对这些“山”和“天堑”,我很担心她会有心理障碍。而心理障碍,远比现实障碍更难以克服和消除。

近来,我也是非常欣喜地看到,残疾人的无障碍渐渐引起各方重视。最基层的残联部门,着手实施无障碍的建设和改造,让更多残疾人受益。所有的建设和改造,都是从残疾人的切身和环境开始,比如室内的炉灶、厕所等,并配套椅子、扶手、助浴器等。室外铲除马路牙子、增加无障碍坡道以及通道两侧扶手等的保护措施。在我家临近的公园改造施工期间,我多次给城建部门打电话,提出在公园门口改造

坡道以方便轮椅出入的建议,得到采纳并当即进行施工。施工后,进入公园的门口,台阶留一半、坡道也占一半,乘坐轮椅者可通行无阻。

对于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,我们很是感动,一个电话能够解决的问题,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无障碍的改造和建设中。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持续关注,还会有后续的追问和监督,以及询问反映问题人员对于结果是否满意。特别是在近期,青岛电视台“问政青岛”安排记者特意找到我们,了解公共设施无障碍状况,妻子谈到超市无障碍通道上锁的事情。很快在节目现场,他们协调相关部门负责人纠正上锁问题,在以那家超市为典型的同时,作出承诺保证全市各大超市严查无障碍设施是否畅通。几天后,我推着妻子来到那家超市,果然无障碍通道上的大锁卸掉了。通道上还醒目地涂上无障碍标志,通道两侧安装扶手,长期被锁住的通道打开了。

一张叫“爱心卡”的残疾人专用免费乘车卡,我妻子已经使用多年。这张卡初次被免费充值二百元,用完这钱之后,还可以继续免费充值、免费使用。手持此爱心卡,我陪伴妻子乘公交、坐地铁,几乎很少出过门的她,终于可以走出家门,畅快去看大海、游崂山,以前没有见到的风景都尽情看个够。走亲访友,也成了她的家常便饭,亲友间一个相约电话,说聚就聚。

自从青岛市的地铁开通后,地铁站配套的无障碍设施一应俱全,各线路畅通无阻。每一条线路试运营期间,妻子都迫不及待地赶去试乘,同时体验无障碍的便利。当我妻子的轮椅从直梯上出现在站台时,立刻有工作人员来到她面前,询问是否需要进车厢的踏板,并帮助联系目的地站的站台工作人员接应。下了3号线可以不出站,在站内换乘2号线、1号线,车厢内有固定轮椅专座,上下直梯通达。而今,青岛市的地铁线路四通八达,尤其给残疾人带来充满希望的通途。

云溪倒影

●李培德

我的家乡胶州有一条河,名叫云溪河。据相关志书说,这一名字是以其河道弯曲如篆书中的“云”而得。由于河的古老和俊秀,许多年前被定为胶州八大景之一“云溪晚钓”。

一个城市的历史,除了纸面上的记载之外,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那些珍贵所在,古河道、古城墙、古庙宇。因为岁月的痕迹往往是镌刻在一些旧物上的。由于多种原因所致,古城墙早已不复存在,但河道依旧,它是这座古城的脉搏,彰显着曾经拥有的辉煌。

就是这条古老的河,几百年来承载着一份厚重的历史,这里不仅诞生过许多历史名人,无数江、浙、闽、粤一带的商贾也纷纷到此落地经商,择岸而居,从而给这座美丽的古城铸就了辉煌与繁荣,使这座城市一度被称为“江北第一城”。

云溪河坐落在古城中央,与这座古老的城市同龄,距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了。河水由西向东绵延二十多公里,最终汇入胶州湾。

我时常回忆起一桩桩与云溪河有关的往事,虽遥远但依然鲜活,令人难以忘怀。幼时的云溪河如一个梦境,梦境中有花的淡香,有草的青葱,有水的灵动,有烟柳,有穿梭的鱼儿,有蝉声延绵,有杨柳依依,有树下垂钓。有荷塘月色,有小桥流水人家,称其为江南水乡也一点不为过。

夏日里,云溪河畔徐徐的晚风,总是要比别处清凉了许多。女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,一边忙着活计,一边聊着永远也说不完的家长里短,顺便呵护着自家的孩子。男人们漫无边际地讲述着一些奇闻逸事,嘴上的烟斗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地闪着亮光,时而响起粗犷的笑声。

闹得最欢的是那些在河里嬉戏的小调皮鬼,一个个光着屁股,用手捏着鼻子,像下饺子似的跳入河里,不停地扎猛子,在水下潜来潜去地捉迷藏,偶尔还会发出几声惊叫,因为一不小心被河中的小毛蟹夹住了小脚丫……

然而,就是这样一条古老而美丽的河,却有着一

段曲折坎坷的历史。十几年前,云溪河畔的人们亲历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。由于河道疏于管理,云溪河两岸建起了无数工厂。污水的无序排放,使得河水不像以前那样净美了,乌黑的水面上时常飘着各种垃圾,过路的人总是捂着鼻子匆匆而行。居民关闭了窗户,河边的柳树每到夏季还未过去就早早就开始落叶,就像生病的老人毫无生机。花草也垂头丧气,没精打采地望着散发着一阵阵臭气的河水发呆。河中的鱼儿也不见了踪影,原本清澈见底的云溪河,只剩下浑浊一片。河流的变化,曾给无数的人留下了难以言喻的痛。2007年8月,我举家迁居到距离老城区十多公里的新城区,将原来的老屋租给了位生意人做了仓库。

冬去春来,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,通过各级政府的倾力打造,几度遭受污染的云溪河已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工业废水经过现代化科技手段净化达标,河岸绿了,水变清了,古老的云溪河恢复了本来面貌。如今的云溪河,虽然没有了过去那种特有的原始形态,却呈现出新颖的、富有现代化气息的景象。

几年来,政府在具体设计打造方面,可谓动足了脑筋,两岸的休闲设施应有尽有,花草树木参差错落远近有致,在蓝天白云下呈现出美不胜收的景色。沿河二十公里焕然一新,最终到达胶州市国家湿地公园,南连青岛市上合国际经济示范区,北接胶东国际机场,东临大沽河入海口,形成了一道具有现代化国际范的大美景区。

如今的云溪河就像一首诗,每当到荷花盛开的时候,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用手机尽情捕捉着每一个自认为可心的镜头。两岸的亭榭里,经常聚集着众多戏曲爱好者,京剧、茂腔、吕剧,票友们不停地奉献着一曲曲欢快的唱段。置身此情此景,你会觉得神清气爽,身心愉悦。

再次站在青石砌就的河堤上,凭栏俯瞰,就会惊奇地发现,清清的河面上倒映着一座美轮美奂的“海市蜃楼”。

非凡十年

征文作品选登

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指导

青岛市文联、青岛日报报业集团主办

青岛市作家协会、青岛市文学创作研究院、青岛早报承办

豆大的灯光,像极了放大的顿号,如同佛前的青灯,幽幽地燃着,无关时光,无关风月。跳跃的火光,偶尔爆一个灯花,昏暗的斗室跟着闪一下光亮,又陷入之前的昏暗,视觉的缺陷使听觉获得了延长,黑夜里的声音格外亮堂。忙完农活的夜晚,活动了一天筋骨的叔伯们喜欢找父亲唠嗑,三五平方米的土炕,五六个人就坐满了,我喜欢挤在热乎乎的炕角,听他们唠收成,唠打算。明亮的月光水银般柔柔地铺满大地,慢慢移到窗前,透过白色封窗纸,昏暗的视野瞬间亮堂许多,朦胧的面孔清晰了些许,动听的人与事如泉水叮咚涓涓流出。

我最喜欢听叔叔、大爷们讲故事。而这些时候,大多是父亲在叙说。在那个只有收音机的年代,我惊奇于父亲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,每每问起,他都是一句话:“从别人那里听来的。”成人之后才明白,高小毕业的父亲干过村里的电工、磨坊工、拖拉机手,有着走南闯北机会的他,听着天南地北的故事和人情,看着山南海北的人生风雨,感受着起起落落的各色生命。那一刻,我终于体会到父亲逼着我从小认字学习的行为,来源于对知识改变生活的认知和体验,这哪是豆大的灯火下成长起来的小女孩能理解得了的。一旦理解,时移世易,已是若干年以后。

人来人往一直在那一方土炕延续,大人们依然兴高采烈,我却已失去倾听的兴趣。直到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,村子里有了第一台黑白电视机,全村人又像过年一样聚集到一起,挨挨挤挤地热闹着。

《上海滩》《射雕英雄传》《血疑》就是夏天一院子人,冬天一屋子人挤在一起看完的。小人书、故事书也出现了,而我终于在电视里和哥哥姐姐们珍藏的书本里,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我钻进了书的世界,一切能搜罗到的书全不放过,眼前的世界开始有了色彩。夜晚,我不再窝在父母的炕角,而是窝在了书桌前与书对话。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增益其所不能……”那时,我以为自己是一个天将降大任的人,书读得越来越多,才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。

上世纪70年代物质贫乏,小人书或者《少年文艺》《红蔷》等少儿读物,都是等着别人看完之后或他们忙别的事情的时候,如饥似渴地看完了事。因此,我童年的闲暇时间大多是在家境比较宽裕、自己有书的哥哥姐姐们家里度过的。拥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,成了我的一个遥远的梦想。从那时候起,我喜欢上了书中智慧、勤劳、勇敢的小主人公的故事。随着年龄增长,语文课本里的课文多了起来,有叙事、写景状物、议论、古文等。

“十载寒窗,一朝圆梦。”走进大学校门的我伴着鸟语花香开启了阅读之旅,而我也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套精装书,三毛的《撒哈拉沙漠》《谈心》。伴随着女儿的出生,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,随时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书,看着曾经奢望的经典之作摆满书架,“时不我待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亲子阅读时光成为全家的最爱,和孩子一起穿越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的时空隧道,邂逅了“人间四月天”的林徽因、“把酒问青天”的李白、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陶渊明、“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”的孔夫子,思想得以沉淀,灵魂得以升华。

黑兹利特说:“书香轻拂沁心灵,诗行轻滑渗血液。”读一本好书,就像是邂逅一场壮丽的流星雨,壮观而唯美。与书结缘,徜徉于唐诗宋词,流连于经史子集,在喧嚣浮世中寻一方宁静,安放一颗淡泊而向上的心灵。从此,枕着书香入眠成了一种习惯。

书为媒,梦为马

孙瑞芹